

叶嘉莹 著

叶嘉莹：

爱上古诗词的 九堂课

第一讲 说诗忆往

第二讲 《诗经》四言体

第三讲 《楚辞》与楚歌体

第四讲 乐府诗

第五讲 五言绝句

第六讲 五言律诗

第七讲 五言古诗和五言排律

第八讲 令词

第九讲 长调





叶嘉莹 著

叶嘉莹：
爱上古诗词的
九堂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嘉莹:爱上古诗词的九堂课/叶嘉莹著.—2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598-0848-6

I. ①叶… II. ①叶…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9424号

出品人:刘广汉

策划:亲近母语研究院

责任编辑:刘美文

项目编辑:杨仪宁

封面设计:璞茜设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65200318 021-31260822-898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1号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8.625 字数:155千字

2018年6月第2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4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序

我生长在北京一个古老的旧家。我们家庭的传统非常重视小孩子的教育，特别是古典诗歌的教育。

我小的时候，就吟诗来说，家里并没有给我特别开过什么课。我的父亲、伯父和我的母亲、伯母，他们都喜欢吟诗。男士们，像我父亲和伯父，就大声地吟唱；我母亲和伯母，就拿着一本诗集，小声地吟诵。所以我从小就是在这样一个吟诵的环境之中长大，并没有人特别教给我怎么样去吟诵，但是我听到他们吟诵，就知道诗是可以拖长声音，这样大声地来唱诵的。

而且吟诵的时候我发现，我父亲跟我伯父吟诵的声调不相同，我母亲跟我伯母吟诵的声音就更不一样。没有人说你一定要跟着我这个调子念才是对的。但是，你要体会，就在你非常小的时候，没有任何理性思辨的时候，已经被他的声音带进去了。

所以我对古典诗歌的热爱是在吟诵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我理

解的吟诵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别人听，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心灵与作品中诗人的心灵能借着吟诵的声音达到一种更为深微密切的交流和感应。因为，中国古典诗歌之生命，原是伴随着吟诵之传统而成长起来的。古典诗歌中的兴发感动之特质，也是与吟诵之传统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说读古诗一定要吟诵，你如果真的要学古典文学，就一定要对吟诵有一点儿体会。

目前中国正在提倡吟诵，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不过有些年轻人没听过古人吟诵的调子，常把吟诵与朗诵或歌唱混为一谈。虽然唱歌很好听，有节拍、韵律，学起来也更加容易，但那并非传统的吟诵。

我很高兴能看到有不少年轻人正在做推动吟诵的事情，尤其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徐健顺先生与“亲近母语”的徐冬梅女士，他们付出了很大努力，积极推动出版了国内第一套儿童吟诵教材《我爱吟诵》，我当时还为这套书写了序言。我真心地希望能让现在的小朋友听到吟诵，喜欢吟诵。

2010年，徐冬梅女士邀请我到扬州为六百名小学语文老师做讲座，那是我第一次和这么多小学老师们在一起。我推掉了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学术研讨活动，专程赶到扬州，因为我一直有一个理想：我希望在幼儿园开设“古诗唱游”科目，用简单、小孩子容易学的，也是合乎中国传统的吟诵方法教他们吟诵。因为学习古典诗词开始得越早越好。现在，距离吟诵的传统相当遥

远了，等到孩子们长大了，听惯了流行歌曲，你再让他吟诵，他会感觉这真是稀奇古怪；这是什么声音，难听死了，远不如我们流行歌曲、热门音乐好听，就不容易接受古诗词了。小孩子很纯真，而且记忆力强，通过吟诵，可以长久记忆，所以我才有这样一个提议。但是我年纪大了，我的理想已经很难有机会实现了，我很希望“亲近母语”能做这样的事情。

对小朋友来说，学习吟诵是他们体会中国诗歌最好的办法。甚至不要多讲，就让他背，而且最好是有一个声调来背。只有中国诗才有吟诵，外国的诗没有吟诵，只有朗诵。我们中国的诗有格律，或五言，或七言，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为什么有格律？就是为了吟诵。我们中国的诗，从周朝开始，最早的《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以乐语教国子”，即用带着音乐性的语言教小孩子读诵，读的课本是《诗经》，用什么方法教呢？“兴道讽诵言语。”“兴”，名词读作“xìng”，动词读作“xīng”，就是兴发兴起。读诗是让读者先兴发一种内心的感动，不是像小和尚念经那样有口无心，而是要从诗里感到真正的感发兴起。“道”通“導”（导），是要引导，要告诉小朋友这首诗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内涵。这个“道”不应仅停留于《诗经》里的诗，还要联想到很多诗里诗外的其他事情。所以，孔子说“兴于诗”，能从诗里得到兴发感动的才是会读诗的人。

现在已经有一些小学和幼儿园开始了吟诵的教学，我的理想

也部分成为了现实。但是我也有一些担心。因为我发现有一些老师只专注于传授调子，而没有让儿童有内在的兴发感动。儿童没有理解诗歌的内在含义，只学会了一个调子，这不是吟诵。

中国的吟诗，一定不能谱成一个调子，一定不能有死板的音节，一定要有内心的体验和自由。为什么不能谱成一个调子呢？因为你每次读一首诗都可以有不同的感受，而且不同的人读这首诗感受也不同，吟诵的时候一定要把对这首作品的体会和情意用自己的声音表现出来。

可是，徐健顺老师和徐冬梅老师对我说，对于一线的语文老师来说，要进行诗歌的欣赏、体会太难了。他们邀请我专门给这些正在学校里从事吟诵教学的小学语文老师讲一讲中国古典诗歌的吟诵，于是，2013年的正月初十，在南开大学，我为全国各地的小学老师们做了这场特殊的讲座。

三天的时间，原本我是要从《诗经》、楚辞、乐府诗、绝句、律诗、排律、令词、长调中，选一些有代表性的篇目来赏析吟诵，可是因为时间关系，很多内容无法展开，也只能让老师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脉络和各种诗歌体裁吟诵方法有个大致的了解。

我要和老师们说明的是，你要对作者以及他写作的背景、环境都能够了解，才能够把这首诗体会得深入。另外现在还有一个误区，大家说平声才可以拖长，仄声不能够拖长。这不是

必然的。因为诗歌的感情不同，仄声有时也可以拖长，甚至于入声，你把它收住以后，调子也一样可以拖长。中国的吟诵没有必然地说哪个字长，哪个字短；哪个字高，哪个字低。因为作者的背景不同，写作诗歌的感情也不同，它是变化万端，但节奏一定是一样的，在常态的规律之中有抑扬高低的变化。而且它不是在大庭广众下表演给大家看，“你们都唱我这个调子就对了”。不一定是如此，你有你的体会，他有他的体会，只要是真实的体会，把自己的体会按照节奏吟唱出来，就是好的。如果自己什么体会都没有，就算学了一个好听的调子，也仍然是不会吟诵的。

因为是现场讲座，我有很多口语的表达和即兴的发挥，不能如我平常在写作时的表述那样严谨、有条理，但是对于吟诵的系统表述，这次讲座也算是相对完整。我是真诚地希望我们的语文老师能把这么美的吟诵带给小朋友，中国有这么多美丽的诗歌，如果我们不能欣赏，不能传达，那我们真是辜负了古人。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全程摄录，感谢徐健顺老师、徐冬梅老师、张静老师热心地筹办这次活动。讲座中未及充分展开的部分，“亲近母语”的朋友们也根据相应内容做了补充，在这里我一并致谢。未来的中国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来做这些有意义的事，祝福他们。

据叶嘉莹口述整理
2014年4月2日

谈到我们的传统，要推源到最早，了解源头是怎么样的情形。《书经》上曾说，「诗言志，歌咏言」，所以诗是言志。什么是志？志是心之所之。

第一讲

说诗忆往



一 家学渊源

我是1924年生人，如果从现在回溯到从前，我开始背诵、吟咏诗歌已经有近九十年了。

我虽然不敢说吟诵是怎么样，可是我确实是从小就开始吟诵。

我个人对于吟诵有一点点的体会，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这么大，各地区都有自己的方言，每个地区用方言来吟诵，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统一的教学，一般是用普通话来教学的，而我生长在当年的北平，现在的北京，所以我所说的是普通话。

我们的普通话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入声字。南方很

多地方有人声字，可是北方较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的北方经过了很多年的战乱，常有各种民族融汇进来。而且北京在中国明清两代都是首都的所在，各地方考进士的人要从事政府工作，都是到北京来，如果大家都各说自己的方言，彼此就没有办法沟通。所以就有了我们所谓的北京话，英文叫作 Mandarin，为了彼此交流方便就有了这样一种语言。可是普通话里面没有入声，而我们中国旧体传统的诗词，是非常注重入声字的读音的。可以说北京的语言天生就有这样的缺点。

我生长的家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家庭。我的父亲、伯父，甚至我的伯母、我的母亲都非常注意小孩子的教学，特别是古典诗词的教学。可以说，从我两三岁开始认字的时候，就辨别了入声字，那时我父亲教我念，我们叫作字号。当时我们用的是一种黄颜色的小方纸，叫黄裱纸，我父亲用毛笔在上边写上字，然后就用朱砂笔在这个字的四角画上红圈。左下是平声，左上就是上声，右上角就是去声，画在右下就是入声。

当我父亲教我读这个字号的时候，比如“数”字，我父亲就在上面画了很多的圈，说当作名词时念数（shù，四声），这是去声的字；当作动词时念数（shǔ，三声），是念上声；有时候还可以当作副词，就是屡次的意思。比如说一个大臣，对皇帝数谏之，就是多次谏劝，这时的“数”（shuò）就是副词，是 adverb；

而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读音，是可以当作形容词用的，当形容词用的时候，是繁密的意思，就是很密集。我父亲说，在《孟子》中有一句话：“数（cù）罟（gǔ）不入洿池”，这个“数”念cù，意即繁密。所以就是这一个字，有平上去入，有一个上声、一个去声、两个人声，四个不同的读音与四种不同的解释。

就吟诗来说，我小的时候家里没有给我特别开一门课，说这门课是吟诗，没有。我开蒙的第一本读本是《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至于诗，那根本不是教学，诗是生活。因为我的伯父、我的父亲，甚至于我的伯母、我的母亲，他们都喜欢吟诗。男士们，像我伯父跟我父亲就大声地吟唱；我伯母和我母亲呢，就拿着一本诗集小声地吟诵。所以我从小就是在这样一个吟诵的环境之中长大，并没有人特别教我怎么样去吟诵，但是听到他们吟诵，我就知道诗是可以拖长声音，这样大声地来唱诵的。

我小的时候常常听到我父亲吟唱一首诗：

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

欲穷心里事，同上酒家楼。

啊，北方冬天下很大的雪，高高低低，从天上飘下来，地面上堆积的大雪满天地。就在天寒地冻、大雪满天地的時候，胡

为（“胡”就是“何”），你为什么要拿着剑去出游呢？

“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去出游。“欲穷心里事”，就是要倾诉说明“你”心里面的感情，“你”的心事。“同上酒家楼”，就是要找一个知心的朋友，我们就到一个酒家楼，人说酒后吐真言，我们就一边饮酒，一边倾诉每个人心里边种种的感慨和不平之事。

这是我父亲背的一首诗，我当时不知道是哪来的，只是一下雪就听到我父亲“大雪满天地”在那里唱起来了。我小的时候背了一首唐诗：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首唐诗和上面提到的那首诗很相似。我小的时候很喜欢问问题，而我父亲很忙。我父亲本来是学英文的，后来从事于航空事业，他那个时候在航空公司上班，常常到上海去，家里面就只有我伯父。我就问伯父，这两首诗听起来背起来都很相似，都是说要上什么楼，欲穷要怎么样。我伯父说，其实这两首诗里边的感情、意境是并不相同的。

“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充斥于天地之间的、狂飞乱舞

的白雪，使得你感觉心中有一种不平，所以“欲谈心里事”，同上的是酒家楼。可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说的不是茫茫的大雪纷飞，而是说“白日”，白日就是那光明的太阳，已经在西边的山头慢慢地沉落了。“白日依山尽”，西下的斜阳一定是在西边的，可是那奔腾的滔滔滚滚，就像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是入海流。所以从开头两句的景色描写，给人的感受就是不同的，它的意境也是不同的。虽然你读起来很相似，一个是表示内心的不平，所以上的是酒家楼；一个是西边看到落日，东边看到入海的黄河，是视野的广远。“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我站在这个楼头，西边看一眼，东边看一眼，要想看得更远，所以欲穷千里目，还要更上一层楼，它的意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小的时候就跟着他们这样吟诵，吟诵的时候发现，伯父和父亲吟诵的声调并不相同。当然伯母和母亲吟诵的声音就更不一样。我小的时候就听他们唱，知道诗是可以大声地吟唱出来的，所以我也就唱，而我唱得跟他们都不一样。没有人教我 Dou-Ruai-Mi-Fa，说一定要跟着这个调子念才是对的，没有。但是，你要体会，就在你幼小的时候，没有任何理性思辨的时候，被他的声音带进去了。中国的诗是很奇妙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有一个节奏的，这个节奏对于中国的诗歌而言非常重要。

二 东西之别

我后来长大了，而且也到了西方。到了国外，我发现，中国的语言与任何其他国家的语言有一个基本的不同之处，就是中国的语文是独体。你看我们的汉字都是方块字，一个字占一个空间，独体，单音，一个字只念一个声音。我们说“春”，英文说“spring”；我们说“花”，英文说“flowers”，它们是有音节的节奏，是拼音，连日本说“花”，说“はな”，说“春”，说“はるめく”，春夏秋冬都是拼音的字，只有我们中国是独体单音。我们的吟诵是跟我们语言文字的特质结合在一起的，不是任何人外加进去的，这是我们跟西方的第一个不同点。

在西方多年，每当春节，我们所谓的亚洲系（外国没有单独